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在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 19 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做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引第171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至1939年的2.7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

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595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

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 版,第 491~492 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

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3~144页)而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1
主编简介　/1
本书撰稿人　/1
序　言　/1

主编导论：无阶级的神话和阶级分析的“死亡”　/1

第一部分　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阶级

总　论　阶级比喻和胜利的个人主义　/29
第一章　阶级分析还有前途吗？马克斯·韦伯
与自由主义对阶级之礼俗社会解释的挑战
（罗伯特·霍尔顿）/32
第二章　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52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中阶级的继续存在
（迈克·霍特　科莱姆·布鲁克斯　杰弗·曼扎）/62

第四章　阶级的死亡或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死亡？
（简·帕库斯基）/76
第五章　社会分层系统中的演替：对“阶级的死亡”之辩论的贡献（马尔科姆·沃特斯）/90

第二部分　英国社会学和阶级分析

总　论　阶级结构、阶级定位和阶级行动　/109
第六章　皇帝是赤裸的吗？
——关于社会学理论充分性的一些问题
（雷·帕尔）/111
第七章　充满希望的阶级分析前景
（约翰·H·戈德索普　戈登·马歇尔）/122
第八章　对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的答复（雷·帕尔）/137
第九章　性别和阶级分析（罗斯玛丽·克罗普顿）/143
第十章　阶级分析：回归到未来么？（约翰·斯科特）/157

第三部分　阶级研究

总　论　阶级研究和阶级解释　/171
第十一章　1979 年以来英国的阶级：现实、理论和意识形态
（约翰·韦斯特加德）/174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约翰·斯科特）/197
第十三章　阶级结构比较研究
（约翰·迈尔斯　艾德南·图尔根）/210
第十四章　阶级、下层阶级和劳动力市场
（莉迪亚·莫里斯）/226
第十五章　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和政治

(约翰·H·戈德索普)/240
第十六章　20世纪英国的阶级不平等和教育改革
(安东尼·希思　彼得·克里福德)/254
第十七章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和利益形成
(杰弗里·埃文斯)/272

主编结论

弱阶级理论或强社会学？(戴维·J·李)/299
资本主义、阶级和公民身份(布赖恩 S. 特纳)/311
译者后记　/321
参考文献　/323

主编简介

戴维·李（*David J.Lee*），曾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利物浦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在谢菲尔德大学和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过社会学讲师，1977年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他发表过许多关于教育、培训、技能和职业分层的文章。著作有：《社会学问题》［同霍华德·纽比（Howard Newby）合作，1982年］；《为青年计划》［同丹尼斯·马斯登（Dennis Marsden）、简·邓库姆（Jean Duncombe）和彭尼·里克曼（Penny Rickman）合作，1990年］。他为《简明牛津社会学词典》（1994年）撰写了80多个词条。现已退休，以研究社会学为乐趣。

布赖恩·特纳（*Bryan S. Turner*），曾在利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进行研究生学习（1963~1969年），在阿伯丁大学和兰开夏大学担任讲师（1982~1988年），后来担任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社会学会主席。他曾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任亚历山大·冯·洪堡学会会员（1987~1988年），随后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担任社会科学教授（1988~1990年），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教授（1990~1993年）。1993年，他回到澳大利亚担任社会学基金会主席，在迪津大学任艺术基金会会长。他也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成员，曾担任澳大利亚社会学协会主席（1994年）。

他的主要著述有：《韦伯和伊斯兰教》（1974年），《马克思和东方主义的终结》（1978年），《献给韦伯》（1981年），《宗教和社会

理论》(1983 年),《身体和社会》(1984 年),《公民权和资本主义》(1986 年),《医学权力和社会知识》(1987 年),《地位》(1988 年),《马克斯·韦伯，从历史到现代性》(1991 年),《调节身体》(1992 年),《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主义》(1994 年)。他是《企鹅社会学词典》的合作者。他是《理论文化和社会》编辑委员会创始人之一(1982 年),《身体与社会》杂志共同主编(1995 年),《公民研究杂志》创始主编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撰稿人（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科莱姆·布鲁克斯（*Clem Brooks*），是位于布卢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他曾发表关于政治态度、投票和阶级意识的文章。他目前正致力于美国政治行为基础变化的研究和当代美国自由主义演变的研究。

罗斯玛丽·克罗普顿（*Rosemary Crompton*），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曾担任过肯特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她的著作包括《阶级和社会分层》、《经济和阶级结构》（同 J. 格贝合作，1977）、《白领无产阶级》（同 G．琼斯合作，1984）、《性别工作和社会变化》（同 K. 桑得森合作，1990）。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ls Clark*），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社会学计划委员会主席。他的著作包括：《倡导者和资助者：法国大学和社会科学的出现》、《城市金融和城市政策研究》（五卷）。

彼得·克里福德（*Peter Clifford*），牛津耶稣学院成员、牛津大学数学统计高级讲师。他擅长于社会、医学和物理科学的数学模型的统计。

杰弗里·埃文斯（*Geoffrey Evans*），纽菲尔德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成员，曾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他于 1987 年和 1992 年是英国选举研究小组成员，是《了解政治变化》的合著者（Pergamon, 1991）。他撰写了许多关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文章。从 1992 年起，他

致力于东欧的调查研究。

约翰·H·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牛津纽菲尔德学院正式成员。他以前关于社会分层的著作包括《富裕工人丛书》（同戴维·洛克伍德及其他人合著，1968~1969），《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和阶级结构》（第 2 版，1987）（同罗伯特·埃里克森合作），《常规流动：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研究》（1992）。

安东尼·希思（Anthony Heath），牛津纽菲尔德学院成员。他是选举和社会趋势研究中心的主任之一。他擅长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他的著作包括《起源和目的》（1980）、《社会流动》（1981）、《英国如何选举》（1985）和《了解政治变化》（1991）。

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副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城市、资本主义和文明》、《经济和社会》、（同布赖恩·特纳合著）、《塔尔科特牧师论经济和社会》、《马克斯·韦伯论经济和社会》。

迈克·霍特（*Mike Hout*），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和社会学教授，从 1985 年起在这里工作。他撰写了 30 多篇关于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和人口统计方面的文章。他和伯克莱的 5 位同事撰写了《了解美国不平等：超越贝尔曲线争论》（1996）。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乔治曼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政治人》、《阶级、地位和政党》、《农业社会主义》、《第一个新国家》、《革命和反革命》、《无理性的政治》。他担任过《公共意见杂志》编辑，国际社会学协会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

杰弗·曼扎（*Jeff Manza*），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牛津纽菲尔德学院成员。他的著作包括《长老会和利润》（1990，1993），《为社会学唱颂歌》（1990）。《现代英国的社会阶级》（合著 1988），主编了《简明牛津社会学词典》（1994）。

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她多年来一直从事失业、劳动市场变化和性别关系研究。她的著作包括《家庭工作》（1990）、《危险的阶级》（1994）、《社会分工》（1995）。

约翰·迈尔斯（*John Myles*），佛罗里达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是《统治的关系》的合著者（1994）。

简·帕库斯基（*Jan Pakulski*），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撰写了关于西欧和东欧的社会运动、社会分层和社会变化的许多文章。他的著作包括《社会运动》，《后现代化》（同 S. 克鲁克和 M. 沃特斯合著）。

雷·帕尔（*Ray Pahl*），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劳动分工》（1984）。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此前是莱斯特大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公司、阶级和资本主义》（第 2 版，1985）、《有案可查之事》（1990），《谁统治英国？》（1991）、《社会网络分析》（1991）和《贫穷和财富》（1994）。

艾德南·图尔根（*Adnan Turegun*），加拿大安大略渥太华卡来顿大学社会学讲师。

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撰写了关于社会理论、社会分层和长期社会转变的文章。他的著述包括《阶级和分层、后现代化》、《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全球化》。

约翰·韦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谢菲尔德大学名誉退休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1975）、《剩余之后》（1989）和《谁获得什么？》（19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英]李,[英]特纳主编；姜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1

ISBN 7-5366-7402-3

Ⅰ.关... Ⅱ.①李... ②特... ③姜... Ⅲ.阶级—研究—文集 Ⅳ.D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606 号

This translation of Conflicts About Class: Debating Inequlity In late Industrialism, First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r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6

根据美国纽约朗曼出版社 1996 年版译出

关于阶级的冲突

——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

[英]戴维·李 布赖恩·特纳 主编

姜 辉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75

字数327千 插页2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7402-3 /D·397

定价:44.00元



序言

本书的形成源于两位主编之间相互交流已经发表的一些著述的过程。这种交流使我们认识到，实际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的意见都是不同的（我们各自写了本书的结论，作为这种分歧的实际表达）。在局外人看来，这种对意见分歧的承认也一定存在于整个社会学界——社会学家的“争论”可能是一个适宜的集合名词。争论行为在大家熟悉的阶级分析这一社会学研究领域是尤为明显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非常友好地编辑了这本书，相信强烈的分歧对于知识的发展是富有建设性的。我们记得，正是马克思同蒲鲁东、米尔和萨伊的彻底的意见分歧，首先产生了现代阶级理论。

熟谙阶级分析本身就表明了为什么分歧对于这一题目如此重要。许多社会学家倾注其一生研究阶级，却对一些同行的结论缺乏善意，认为他们一直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这样做也不利于看到一些同类学科（如历史）的研究者最近已决定完全放弃阶级这一术语。

我们编辑这本文集的理由，是最近这场关于阶级的辩论浓缩了当前关于社会学探询本身之未来实质和方向的辩论。我们希望看到，从这里收集的批判和研究中，社会学和阶级分析最后能够更加相互依赖并更加适应。而且，虽然我们关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观念的态度实际上不一致，但是我们对于本书各章的内容

却有着潜在的相同看法，那就是，如果不考虑阶级分析这一术语，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存在着关于不平等和不公正这样的重要问题。它们需要得到更广泛地关注，而不仅仅限于社会学杂志的读者。

我们完全肯定地认为，这本书得以形成的真正功臣是艾塞克斯大学计算机服务中心的一些人员，特别是布雷特·吉丁斯（Brett Giddings）和格林·丹尼尔斯（Glyn Daniels）。正是他们的细致耐心和熟练技术，使我们能够克服复杂多样的电子“恐怖”问题，包括现代国际学术协作中的“超现实”情况：杂乱的电子邮件、莫名其妙的文本转码方法、奇妙的 Windows、导入的根病毒和损坏的磁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每一篇文章最终变成了老样式的纸面文字。这时我们想起了斯蒂夫·贝尔提出的著名问题：“是否存在没有纸张的文本呢？”

我们也感谢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的 Fuller Bequest 研究基金，在我们为本书筹措资金出版时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我们同时也感谢那些在我们低迷困难的时候给予鼓励的人们，或那些给予帮助和建议的人们。特别是（完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罗斯玛丽·克罗普顿（Rosemary Crompton）、杰伊·格什尼（Jay Gershuny）、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鲍勃·霍尔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